

禽虫典

禽蟲典第一百十卷

牛部雜錄

易經无妄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本義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詣捕之擾也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福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本義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程傳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

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程傳輿曳牽於後也生掣阻於前也

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爲故爲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大全中溪張氏曰鞏有拘束之義革皮之堅韌者也革下卦離黃牛象初剛在外爲革初處變革之始在下則非可革之位居初則非當革之時上无應援豈宜輕躁但當用

此中順之道固執而堅守之如用黃牛之革焉不可妄動以有爲也

旅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

程傳牛順物喪牛於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程傳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

本義言九五居尊而時已

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

繫下傳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

下動上說大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

至是始服乘之鄱陽董氏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安定胡

氏曰隨者動作必隨於人

說卦八坤爲牛

正義

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爲牛也

大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

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變體爻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或觸類而長之可也

說卦十一坤爲子母牛

正義

取其多蕃育而順之也

書經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貢用孝養厥父母

詩經王風君子于役章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註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大雅行葷章敦彼行葷牛羊勿踐履

抑章彼童而角寶虹小子註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瀆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魯頌闕宮章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箋福衡其牛角爲其觸觔人也正義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注云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柵狀如彼注福衡則兩處設之此又以福衡爲一者無文故兩解也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

內則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國君世子大牢

禮器天子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犧疏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特也天

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犧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事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土
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也 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犧疏 君子大夫以上

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
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竊盜用君子之禮也

郊特牲郊牲特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犧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
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注 犧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姪子也疏 社五士
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
牢熊氏云大牢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殯積饗餼之等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
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明堂位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

尊用犧象註讀如字者釋云畫爲牛形

少儀牛則執紩馬則執勒皆右之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注離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

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

祭義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駢犧

周禮天官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脾析麌醢

訂義鄭康成曰

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

鄭鍔曰或謂祭

地官大司徒之職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訂義鄭康成曰

牛能任載

地類也

奉猶進也

鄭鍔曰或謂祭

祀之時大宗伯毛六牲而頒之五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何也余以爲六牲之奉非惟以盡事

神之禮蓋使居其官者知其所職之義也牛於五行爲土其性順而易制觀于鈞之牛三尺之童持

尺箠而驅弭而行略不敢違者以其順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天下之大順惟因天下自然之性而教

之則大順成而天下治矣祀享之時使奉牛牲始也奉之而進終焉解體而羞之因其事以明其義

使知設教之本意也史氏曰大司徒爲奉牲之長至是不得不奉牛牲也

享先王亦如之

訂義賈

氏曰享先王者謂四時并祫禘也亦如之者亦如祀五帝但祫郊之事先全烝後豚解奉牛牲謂全
烝獻腥也羞其肆謂體解而進之若宗廟之事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奉其腥獻者豚解也羞其
肆者熟獻也

小司徒之職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訂義黃氏曰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外

此大司徒不奉不羞皆小司徒爲之謂之小祭祀自與大司徒相對爲大小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卜日視滌濯涖王鬯省牲饋奉玉靈詔大號小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皆可具攷此皆有精意鄭以王元冕所祭爲小祭祀非也

鄉師之職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蘂訂義賈氏曰大司徒奉牛牲此羞牛牲佐大司徒也王昭禹曰言羞不言奉贊其羞不贊其奉也

地官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草人凡糞種駢剛用牛

儀禮聘禮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注正義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牝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

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此取喻不相干也

三十一年牛卜日曰牲

宣公十一年申叔時對楚王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昭公十三年合諸侯於平丘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儻於豚上其畏不死注正義曰前覆曰儻言牛倒豚上豚必死也言牛雖瘠者謂曾以晉爲無德輕之故以瘦牛自喻

古諺殺者牛莫之敢戶寧爲雞口毋爲牛後注顏氏家訓謂戰國策音義口作戶雞戶雞中之主也後作從牛子也傳寫之誤

羸牛劣馬寒食下

注言乏食瘦瘠寒食必死也

管子制分篇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閒也

莊子逍遙遊莊子曰今夫犧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列御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平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犧其可得乎

墨子非攻篇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滋甚罪益厚今師行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

小取篇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

戶子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荀子解蔽篇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

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韓子解老篇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公孫龍子通變論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成

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一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呂氏春秋重己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勦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明理篇至亂之化馬牛乃言

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易林蹄牛失角下山傷軸 負牛上山力少難行 興役不休與民爭時牛生五趾行危爲憂青牛白咽呼我俱田歷山之下可以多耕歲藏時節人保安寧 舍車而徒步亡其駿牛雖喪白頭酒以療憂 蹄牛傷暑不能成畝草萊不墾年歲無有 牛馬聾聵不知聲味 牛醉亡子

鳴於大野 牛罷不進浮陷爲疾 駕駿南遊虎驚我牛陰不奉陽其光滅蹠

許人買牛

三夫爭之失利在時公孫懷憂 敗牛羸馬與利爲市不我嘉喜 一牛九鎖更相牽攀案明

如市不得東西請讞得報日中被刑 塞牛折角不能載粟災害不避年歲無穀

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

淮南子原道訓牛跂蹠而戴角者天也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人間訓蟲虱走牛羊

汜論訓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

齊俗訓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 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

說山訓剝牛皮韓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 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 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 凱屯犁牛既掛

以慘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謂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

說林訓牛蹠彙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

泰族訓牛馬之氣蒸生蟻虱蟻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

京房易傳牛少者穀不成

法言修身篇或問犁牛之輶與元驛之輶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犁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封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

論衡無形篇牛壽半馬

骨相篇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牲

語增篇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

物勢篇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丑未土也丑禽牛未禽

羊也木勝土故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

自然篇謂天爲灾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乎

風俗通賣牛勿握手令不售恐觸人人不敢取

蔡邕獨斷左纛者以釐牛尾爲之

人物志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

晉杜預奏事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相似是野獸中所希有

博物志婦人妊身不欲令食牛心

荆楚歲時記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五日爲牛今五日不殺牛亦此義也

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

博喻篇引耕犁則龍麟不逮雙峙

詣鮑篇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

述異記千年木精爲青牛

續博物志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齧人者截其耳說文牛觸者角著橫水

後山談叢馬驛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緗素雜記蘇鶠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啉尾卽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吳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頸水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爲酒令

感應類從志牛馬度闌出手卽售注欲買牛馬驛畜宿以木闌障之明乃度過令寡婦繫其尾作十字則其物易售也

陶朱新錄黃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寃事質司馬溫公公因作寃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犁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鬚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具罹其體人則

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恚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甚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情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寢苟人主或察焉則忠蒙之限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佯殞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牛冤之事親過而弔焉余聞其語感而書冤牛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於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演繁露王章臥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晉天福四年戶部已申放矣

傳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吳責晉餽百牢亦累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其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游宦紀聞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埤雅舉戎右曰贊牛耳桃荔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焦頴易林曰牛龍耳贊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蠡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色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故聞死則穀觫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櫬陰之殺氣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牛食如澆羊食如燒信夫是蓋生殺之氣致然也

羅湖野錄潼川府天寧則禪師早業傳詞章婉縟既從釋得法於儼首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調曰咄這牛兒身強力健幾人能解韁騎爲貪原上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生不見正是月明時

溪蠻叢笑牛客多行桃源路洞中占軍事勝負及疾病祈禳皆以牛用名例牛

愛日齋纂抄記王祭之牛繭栗左氏外傳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史漢書志天地牲角繭栗顏師古注牛角之形或如繭或如栗言其小於郊禮志始著其義西京雜記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息曰栗犢反能爾邪栗喻小而不謂其角或非本此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徵趙喜喜年未二十既見更始嘆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使諸舞陰而李氏降范史注犢角如繭栗言小也則惠莊長安一儒生亦祖古語耳晉王濬表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以自喻微弱也坡詩云耆年日凋喪但有犢角栗魯直云紅藥枝頭初繭栗於是朱仲新記繭栗言小也頭成繭栗高續古紅藥詞云紅翻繭栗梢頭徧姜堯章芍藥詞亦云繭栗梢頭弄詩句取羣花之含蕊爲工魯直食筭詩繭栗戴地翻用之於筭尤切

談撰常言謂鴈爲孤而不及雙謂燕爲雙而不及孤者蓋鴈屬乎陽而燕麗乎陰陽數奇陰數偶如斯而已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足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井觀瑣言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吾宗夾漈先生亦云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